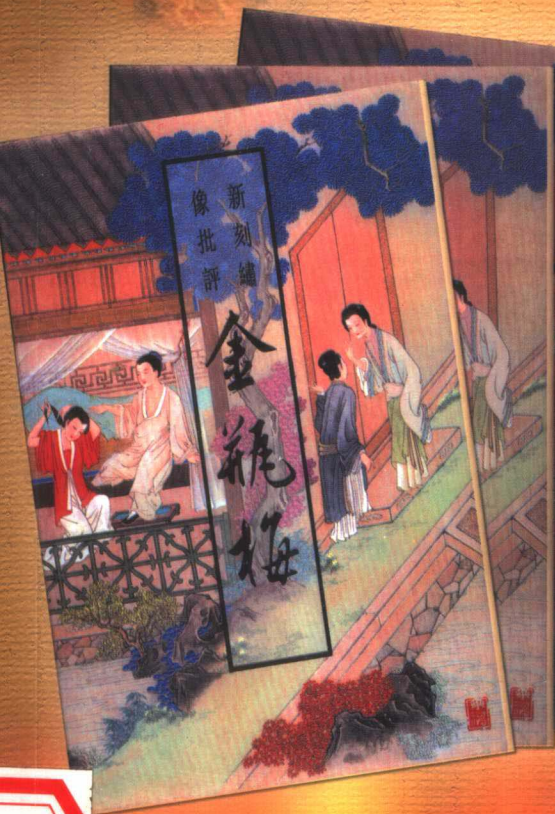


另一只眼

看

金瓶梅

黄强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另一只眼看
金瓶梅

黄强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只眼看金瓶梅/黄强 著.—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2

ISBN 7-5071-1519-4

I. 另… II. 黄…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中国 IV. H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 0204811 号

另一只眼看金瓶梅

作 者	黄 强
责任编辑	贺广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泰山文印中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印张
字 数	175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1-1519-4/1·214
定 价	20.00 元



序 一

王汝梅

学友黄强先生,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敬业的编辑记者,还是一位勤奋的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他对《金瓶梅》与晚明文化、佛教哲学、中国服饰史、中国饮食文化都有浓厚兴趣与执着的研究。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玄奘与南京玄奘寺》、《中国内衣史》、《中国置业史话》、《衣仪百年:20 世纪中国人的服饰生活时尚》、《共怜时世俭梳妆》、《佛门智窟》、《金瓶梅札记》、《金瓶梅及其时代》等。他热爱学术研究,耐得寂寞,受得了清贫,已坚持 20 多年,刻苦钻研,硕果累累,其乐无穷。朋友们肯定他的学术成果,称赞他是“业余选手,专业水平”。黄强的研究成果说明,这位“业余”者极严肃极认真地做学问,而不去炒作,不去戏说,更不去以主观想象地“揭秘”。“业余”是黄强的自谦之词。“业余”并不说明研究者在文化素养、学术规范方面与专业者有什么差距,只意味着要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在完成本职工作后要抢时间挤时间,要得到领导、家人与朋友们的理解与支持。《金瓶梅》这座文化高峰,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在吸引着,感召着黄强在不平坦的道路上勇敢攀登,不畏艰险,不怕寂寞与高寒。

黄强先生研究《金瓶梅》已有 20 多年,发表了几十篇有独特视角、有学术特色的论文。在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间,我俩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日夜交流。他说自己的《金瓶梅》研究是“另类”研究。其一,《金瓶梅》研究中,对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文本解



读占主流,研究成果比较多。而对文化的研究,服饰、饮食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属另类研究,自己作为业余研究者,也属“另类”。其二,相对于思想、艺术、文本研究,《金瓶梅》文化研究显然处于一个薄弱的环节,是需要开拓,而且可以开拓的领域。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能从常态事物中看出非常态的问题,需要用新思维,新方法,才能慧眼独具。黄强著《另一只眼看金瓶梅》,正是用新思维新方法对《金瓶梅》研究取得的成果。

《另一只眼看金瓶梅》,把服饰、饮食、茶文化、房屋购置、花灯、性隐语、烧情疤等研究与《金瓶梅》研究交叉结合,通过服饰等研究《金瓶梅》年代、历史背景。研究饮食描写在表现主题,刻画人物性格所起的作用。从饮食养生,联系欣欣子序中“合天”与“逆天”之论,探寻兰陵笑笑生顺应自然合于自然的哲学思想。研究《金瓶梅》对饮茶描写,说明《金瓶梅》是一部明代茶文化宝典。这些研究成果,均具有填补、丰富与延伸意义,具有开拓性、创新性。

期盼学友黄强先生继续用新思维新方法研究《金瓶梅》,出更多更优异的成绩,以推动“金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2006年6月19日于吉林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金瓶梅》研究室





序 二

吴 敢

这一段时间看足球世界杯，草地足球已经让人夜以继日，目不暇接；更有泥地足球有人同时在德国举办，参与其间的，也是大有人在，不亦乐乎。央视一套报道泥地足球时称其为另类足球，显然是视草地足球为正宗，殊不知泥地足球正是足球的先声呢！

恰在其间，接到黄强先生的电话，又电传来其大作《另一只眼看金瓶梅》，命余为序。黄强君在信中说：“何以将书稿取名《另一只眼看金瓶梅》，基于这样的考虑：其一，在《金瓶梅》研究中，对主题思想、人物艺术、文本研究占主流地位，而对文化的研究，及其支流服饰、饮食研究，属于另类研究；其二，在研究者中，以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主，作为业余研究者，我也属于另类；其三，我不是从正统的角度评论《金瓶梅》，而是以一种近似另类的角度审视《金瓶梅》，也应该属于另类的研究。”

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足球尚无所谓正宗、另类之分，则《金瓶梅》研究，旁及其他小说研究，以至所有学术研究，更不存在正统、另类的区别。正像水土、空气、人类、动物、植物等等共同组成地球大家庭一样，这些大家庭成员，缺了谁，地球都将失去平衡。大千世界，应有尽有，方为本色。人人自有其不尽相同的兴趣，也就具备人人不尽相同的眼光，自然出现从人人不尽相同的视野，产生人人不尽相同的观点。只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与结论，不失法纪、道德的规范，都不但得到允许，而且应该提倡。



传统造就经典,创造带来生命,雷池似跨未跨之时,藩篱似拆未拆之地,往往正是创新的开端。所谓另类研究,不妨说是另具只眼。时空变换,少说也会更新换代,甚至引起地覆天翻。

《金瓶梅》研究,向有瓶上、瓶下、瓶内、瓶外一说。按照金学界约定俗成的理解,《金瓶梅》作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版本研究等可谓瓶外学,其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语言研究等可谓瓶内学,瓶内学、瓶外学又可统称瓶下学或瓶体学,而“金瓶文化”研究则被称为瓶上学。余在拙著《20 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文化问题是近十年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是《金瓶梅》研究传统方法的突破与扩大。”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金学专著一百二、三十部,其中金瓶文化研究专著 15 部,约占 12%;中国发表有一千三、四百篇金学论文,其中金瓶文化研究论文二百余篇,约占 15%。

回顾 20 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传统的研究课题,即前文所谓瓶下学,因为长达百年的开掘,该说的行将道尽,给人难以为继的感觉。譬如《金瓶梅》作者研究,如果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如果不用新的方法将全部已经用过的史料重新排列组合,确实再说也是白说。但《金瓶梅》文化研究,或者再分出一支《金瓶梅》传播研究,不仅是金学的延续,而是金学的新生。传统的金学,加上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准的新金学,仍然又回到那个古老的命题:说不尽的《金瓶梅》。

黄强先生 1992 年撰写的第一篇金学论文,题目是《从服饰看〈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起手开题即为“金瓶文化”。正是该文,又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使人们眼前一亮,一个新学人,一类新课题。黄强君此文之前,一千多篇金学论文中,只有王启忠先生《〈金瓶梅〉服饰描写蕴含的物化价值》(载《佳木斯师专学报》1991 年 2 期)一文。专题研究《金瓶梅》中的服饰,黄强君开山劈路,一发而不可收拾,终至结集而得本书。



迄今为止,研究《金瓶梅》服饰的专著,只见到一部,即张金兰女士的《〈金瓶梅〉女性服饰文化》(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1 年 3 月一版)。该书虽有“下编:《金瓶梅》女性服饰的内在意涵”,只是讲到女性服饰与人物性格与社会风气的关系,并未将服饰与金学联在一起。

黄强君的《金瓶梅》服饰研究不然。他从服饰考证《金瓶梅》反映的是明代正德故实,推论西门庆影射的是明武宗,认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在嘉靖七年(1528)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之间。打通所谓瓶内、瓶外、瓶下、瓶上,乃最为可取的金学途径。黄强君作出的正是此种努力,虽然他的结论不一定准确。这哪里是什么“另类研究”,这分明是“另一只眼看《金瓶梅》”,情有独钟,物归其类,得其言哉!

黄强君第一次出席的金学会议,是 1997 年夏季在山西大同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后 2000 年秋季在山东五莲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2005 年秋季在河南开封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都可见到他的身影。2005 年 9 月 18 日,第五届国际金学会议上闭幕,下午参观汴京铁塔、龙亭、大相国寺,晚遂与陈诏、王汝梅、赵兴勤、孙秋克、齐慧源、黄强诸位师友小酌于书店街,席间曾以“全真七子”解颐。时值中秋,月明星稀,他乡故知,把酒临风,其乐何如!当时晚餐乃边行边聚,自由组合,余与黄强,也是一种缘分。是为序。

2006 年 7 月 10 日于彭城预真居





自序

黄强

在许多人的眼里,《金瓶梅》是本淫书,这似乎已成定论。历朝历代查禁禁毁书目,都少不了《金瓶梅》。因此,四百多年来,对《金瓶梅》的压制、打击可以说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有的书商遭遇生活厄运,就有流言说是因为刻印《金瓶梅》的报应。《金瓶梅》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好的印象,社会即使对待《金瓶梅》研究者,往往也没有好脸色,一听说此公是研究《金瓶梅》的,便报以摇头、耻笑、鄙视。绝对没有其他学术研究者那么幸运,是学问家,值得尊敬的学者。《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辱骂、讽刺、嘲笑,甚至打击的生存环境下,被压制着生长。

经过时间洗礼,大浪淘沙,许多趋炎附势的小说灰飞烟灭,《金瓶梅》却依然存在,并且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社会封闭、压力特别大的文革时期,仍然有不少反叛者偷偷摸摸的阅读它;研究者翻阅它是因为研究必须先进行了解,批评者翻阅它是因为充满好奇。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它却得益于《金瓶梅》。即使西门庆是一个丑陋的角色,大淫棍、大色魔,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个懂得经营的成功商人;潘金莲也被人们视为淫乱娇娃,天下第一淫妇,但是她身上具有的叛逆性,使她具备了典型人物、典型个性的艺术魅力。李瓶儿的悲惨命运,让许多读者为之动容,然而她的薄情、狠毒对待花子虚,又何尝不让读者憎恨呢?帮闲人物应伯爵、谢希大,他们





可恶、可怜、可笑,却是《金瓶梅》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的存在,丰富了《金瓶梅》人物画廊的艺术形象。

《金瓶梅》所处的时代是“存天理,去人欲”非常严格的明代社会,同样也是社会制度松弛,越礼违制的时代。作者原本是个受过传统思想熏陶和教育的子民,他或许也曾有过建功立业平天下的想法,但是他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现实,却使他迷茫,逼迫他反思、反抗,对现实社会进行揭露和批判。这种思想和时代的矛盾性,同样表现在《金瓶梅》一书中。

许多学者对《金瓶梅》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分析,得出了种种观点,但是《金瓶梅》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岂是一两代学者可以分析透彻,研究完结的?真如有学者说过《金瓶梅》是说不尽的。因此对《金瓶梅》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尽管说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金瓶梅》研究进入了繁荣期,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之和,但是对《金瓶梅》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点。这里面有学者没有触及到的方面,也有受意识形态影响,不敢涉及的方面。

1994年笔者在《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中曾说过:“自《金瓶梅》以后,传统写法被打破;自《金瓶梅》以后,皇帝老儿也可批评。”对《金瓶梅》的研究,也需要有兰陵笑笑生的勇气,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社会,敢于批评皇权,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只有这样,《金瓶梅》研究才能别开生面,有生气,有创新。

2003年12月3日于南京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





目 录

序一	王汝梅(1)
序二	吴 敦(3)
自序	黄 强(6)
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	(1)
一、明中叶社会风气尊崇富侈	(1)
二、古代服饰等级森严不可僭越	(2)
三、明武宗、西门庆一对难兄难弟	(9)
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	(12)
一、唯我独尊西门庆	(12)
二、全方位审视明武宗	(15)
三、太监得势权倾一时	(21)
四、社会不以贪污为耻	(22)
五、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	(23)
花灯与金瓶梅	(26)
一、明武宗是一个特殊的皇帝	(26)
二、明代花灯习俗	(27)
三、金瓶梅中记录的花灯习俗	(28)
四、花灯淫巧极尽奢侈	(31)



五、明武宗与西门庆同好赏花灯	(31)
再论服饰与金瓶梅的时代背景	(34)
一、纓络	(35)
二、高髻式	(36)
三、金首饰银镯	(36)
四、裱袴裤、合欢襖	(37)
五、扣身衫子	(38)
六、衣式尚宽	(39)
西门庆的帝王相	(41)
一、《金瓶梅》多次出现“惜薪司”	(41)
二、西门庆冠冕有所指	(42)
三、家室宅院影射皇室内宫	(44)
四、宫中物品何其多	(46)
五、赏花灯放烟火由宫廷而及民间	(47)
金瓶梅成书年代考	(50)
一、有关成书年代考证的概述	(50)
二、成书年代的上限	(51)
三、成书年代的下限	(53)
从王东洲墓志铭看金瓶梅反映的正德朝史实	(58)
一、关于王东洲墓志铭	(59)
二、明武宗巡视临清的史实	(62)
三、临清在历史上的地位	(65)
四、王东洲墓志铭与金瓶梅中的时代痕迹	(67)
五、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影射	(71)



金瓶梅书名解	(75)
--------------	------

悲情潘金莲	(77)
-------------	------

金瓶梅中的饮食史料	(83)
-----------------	------

一、饮食描写暗示的人物特殊身份	(83)
二、饮食描写反映的故事地点	(85)
三、饮食描写表现的明中叶奢侈之风	(86)
四、饮食描写提供的食品制作史料	(88)
五、饮食描写记录的饮食物价	(90)

金瓶梅与饮食养生	(93)
----------------	------

一、根据四季气候变化,因时制宜,安排饮食	(93)
二、根据人物身体状况,因人而异,调整饮食	(95)
三、食补兼顾,以养为主,祛病养生	(97)

金瓶梅中的茶文化	(100)
----------------	-------

一、茶在《金瓶梅》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100)
二、从茶看西门庆家族生活的奢侈	(102)
三、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	(103)
四、茶的经济生活概貌	(105)
五、茶的生活	(109)
六、茶事茶俗语	(110)
七、《金瓶梅》是一部明代茶文化的宝典	(111)

金瓶梅中的女子内衣	(113)
-----------------	-------

一、明代妇女的服饰特点	(113)
二、《金瓶梅》中女子有几种内衣	(115)



三、《金瓶梅》中女子内衣的穿戴习惯和习俗 (117)

四、结语 (121)

释春意二十四图

——金瓶梅中性文化研究之一 (124)

烧情疤

——金瓶梅中性文化研究之二 (128)

说投壶

——金瓶梅中性文化研究之三 (135)

箫、吹箫及其他

——金瓶梅中性文化研究之四 (138)

金瓶梅中的置业 (140)

一、安居乐业先购房 (140)

二、事业发展购置商品房 (143)

三、住宅房与经营房的选择标准 (144)

四、对《金瓶梅》中置业的思考 (145)

附录一：明武宗未必最荒淫 (147)

附录二：中国文化中的性隐语 (152)

一、表达性爱、性事 (152)

二、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 (154)

三、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 (156)

四、性象征及其寓意 (160)

附录三：《周末》、《金箔报》学术报道 (162)

主要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黄 强 (168)



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

明代奇书《金瓶梅》，明托宋代而实写明代，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对于它到底反映的是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众说纷纭，大致无外乎嘉靖朝、隆庆朝、万历朝三说，其中吴晗先生提出的万历朝之说，^[1]几乎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其实，考察《金瓶梅》的年代应该说包含这样的两部分，一是《金瓶梅》反映的是哪个朝代，即时代背景；二是《金瓶梅》的创作年代，即成书年代。

本文主要从服饰角度谈《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成书年代将另文论述）。^[2]

笔者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既不是嘉靖朝，也不是万历朝，而是明武宗朱厚照的正德朝。

一、明中叶社会风气尊崇富侈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巨著，对于考察明代政治、经济、文化有极高的价值。随着社会的演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明中叶有了商业城市，形成了市民阶层，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训示，一古脑被甩到了“爪哇国”去了。一向列为四民之末的商人这时突然显赫起来了，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角的市民文学和思潮，传统的观念被逐渐打破。人们开始追求奢侈生活，“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绮，女子服金珠，是皆僭凝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3]山东《博平县志》也有记载：





“至正德嘉靖间古风渐渺。过去乡社村保无酒肆，亦无游民，由嘉靖中叶以来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纵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皂走卒，亦多缨帽细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不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4]

明代的皇帝，广事罗致妇女，以为后宫淫乐，史籍记载颇为详尽，正德皇帝则是其中最为出名的。可以说明中叶以来，君荒臣纵，纲纪日坏，明武宗正是这样一个倡导者，明武宗朱厚照 1506 年继位，至 1521 年驾崩，在位 16 年。《明实录·武宗外纪》记载，武宗即位后，“又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栊列，名曰豹房”，以供淫乐。

二、古代服饰等级森严不可僭越

中国古代的服饰有严格的制度，什么人，什么场合下穿戴何种服装、冠帽，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不可僭越。官修的史书上几乎都有《舆服志》，以国家法度的条文形式来命令衣冠式别、颜色。“衣者，章也。”封建社会的服饰还具有明贵贱，别等级的重要作用。^[5]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尤其在明代，这种等级制度更趋完备、复杂。明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强化中央集权，强化服饰的等级差别。

古代社会屡有僭用服饰而失官降职，甚至丢脑袋的。明初功臣长兴侯耿炳文颇得太祖器重，至洪武末年，诸公侯几乎皆被杀，惟存二侯耿炳文与武定侯郭英。但在“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服饰，玉带用红鞞，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6]

服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马克思说：“只要知道某一民族使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用具或装饰品，就可以臆断地确定它的文化水平。”^[7]由此引申认为，



考察古代服饰,可以衡量出所处时代的“文化水平”。《金瓶梅》中大量关于服饰的记录,体现出时代的印记和审美倾向。

1、麒麟补子

补子即缀于补服的前胸及后背的一种图象印记。古代官服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创制为补服,它是明代官吏的常用服装。常服用补子分别品级,文官绣鸟,武官绣兽,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等等。命妇依其夫官职而定。^[8]

第40回,西门庆为众妾裁制新衣,先裁吴月娘的,“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段袍儿。”

第78回,何于户娘子蓝氏,“身穿大红通袖五彩妆花四兽麒麟袍儿,系着金镶碧玉带。”

第96回,“春梅看了,到日中才来。戴着满头珠翠,金凤头面钗梳,胡珠环子。身穿大红通袖四兽朝麒麟袍儿,翠蓝十样锦百花裙,玉叮当禁步,束着金带。”

明代补服规定,公、侯、驸马、伯方可服麒麟补子,以吴月娘丈夫西门庆一介商人,春梅丈夫一个守备官,蓝氏丈夫一个千户,按照品秩是够不上穿麒麟服的。作者生活在封建等级制度极为严格的时代,对这种礼制常识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绝对不会糊涂到任意僭越伦常、礼制的,这显然是作者有所指示。苏联汉学家李福亲也认为:“画有麒麟补子是高等爵位的贵族,或者驸马,还有与他们相配的妻子,才配穿用。可见,孟玉楼与那些爵位的人物没有任何关系,这显然是作者的特殊手法。”^[9]

明代补服制度,到了中、后期,惟文官尚能遵守,有不遵循其制度的,锦衣卫至指挥、金事而上亦有服用麒麟补子者,按景泰四年(1453)令: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得衣麒麟服色,嘉靖间仍之。吴月娘等僭用麒麟补子不治罪,且社会引为时尚,由此可以推断这必定是一个服饰较为宽松的时代,时间断限为景泰至嘉靖朝之间,更确切在正德朝,详见后文。